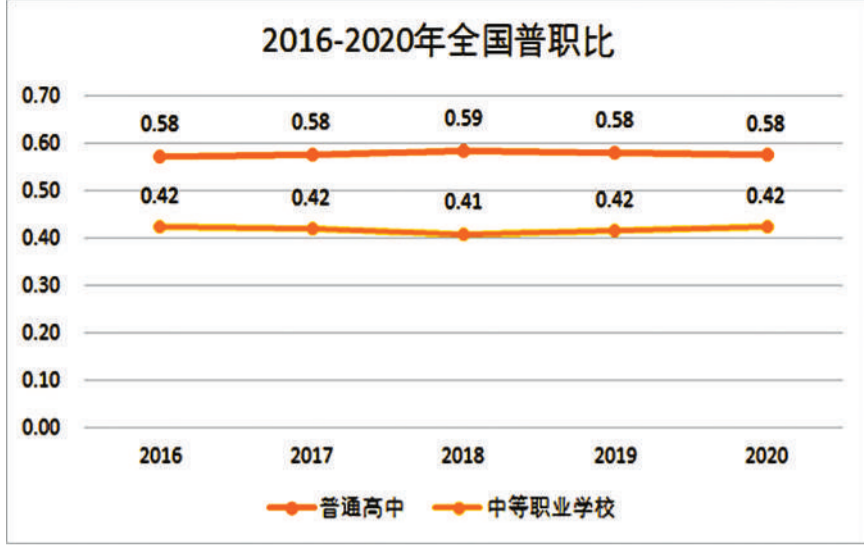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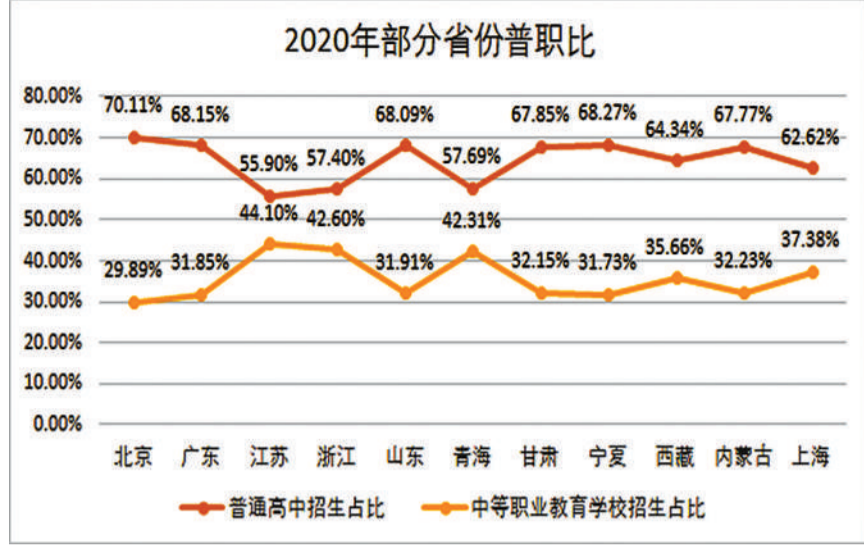


# 一半上中职?普职比到底是多少



2016-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官网 制图 张含琼



2020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制图 张含琼

2023年)》,其中也提到了保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规模大体相当、相互融通的目标。

可实际情况如何?记者梳理了近几年和几个省市的普职比数据。

梳理《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和国家统计局官网的数据后发现,最近5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普职比基本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在5.8 4.2-5.9 4.1之间,没有较大的波动而且离引发普职比焦虑的1:1尚有些距离。

而且从各省情况看,能达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规模大体相当目标的省份也很少。

从北京市今年的中招说明会上,记者注意到,今年,北京市各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规模为8.95万人,其中,普通高中招生规模为6.18万人,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为2.77万人,普职比约为7:3。

记者翻看了2020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现,2020年北京市的普通高中招生占比也是70%,而江苏省普通高中招生占比也达到了56%,而其他地区招生普职比大多在7:3与5.6:4.4之间。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2010年时,我国普职比为4.8:5.2。记者从一份权威分析报告中获悉:2011至2017年,中职学生数量分别为2205万、2143万、1923万、1755万、1657万、1599万、1593万(年均降幅10%)。相比2010年,

2017年中职学生数减少了644万人。中职学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数比重由2011年的47.1%,下降到2017年的40.1%。

从以上的数据分析看,普职比大体相当,是一个理想的概念,实际是没有达到的。

## 我们焦虑什么

从数据分析似乎可以看出,所谓的普职比焦虑似乎更多的是一种想象中的焦虑。稍加分析可以发现,这种焦虑的背后是由来已久的重学历轻技能观念在作祟。

从人的天赋来看,真正适合做研究的人只占少数,从社会需求来看,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岗位也是相对少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由此看来,无论是从国家政策层面还是从社会需求再到个人的个体差异,普职比大体相当是一种理性的存在,但是为什么却引来了家长大面积的焦虑?

这就好比赛车,大家都开足了马力跑向同一个终点,结果中途分出了一条赛道,组委会要求跑得慢的只能去那边。哪个选手愿意承认自己是那个跑得慢的?谁又能确定现在跑得慢的不会后来居上呢?解先生说。

解先生的解释很形象地描述出了家长们的心态。

其实,很多家长的焦虑不仅仅是孩子上哪所学校的问题,而是孩子的人生

方向选择问题。在不少家长看来,选择职业教育就意味着承认孩子的落后和失败,又有哪个家长会心甘情愿做这种选择?

然而,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北京市委新闻发言人李奕指出,从学段和学校之间的资源匹配来看,不同的教育资源存在差异,家长应该根据孩子的发展特点和需求,来帮助孩子选择不同类型的成长路径,实现各得其所,而不是单纯用上普高还是上中职来进行比较。换言之,将来孩子不管进入到哪一个专业、哪一类型的学校,毕业后从事哪一个行业,都有机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 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技能:让生活更美好,这是国家今年5月在山东举行的职业教育活动周上的主题。

在今年4月举行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弘扬工匠精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这是职业教育当自强的时候。近年来职业教育领域也正上进行专业调整,正在

从普通的职业教育向高质量职业教育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更强调高质量和精细化。比如,北京市这两年一直在进行改革试点的贯通培养方式,就是为那些在某种方面有特长的学生提供连续培养的机会,同时,允许他们选择学习方式,直接深造或者是先就业再深造,让学生掌握主动权,更加适应社会发展。

2017年,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了《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10大重点领域的人才总规模及人才需求缺口进行了预测。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总量将达6191.7万人,人才需求缺口将达2985.7万人,缺口率高达48%。

储朝晖认为,一边是拿着高学历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就业难,一边是制造业人才存在着巨大缺口,两条跑道已经清晰可见。同时,解决矛盾的路径也自然呈现出来,那就是把职业教育这条跑道建好、建强,不断增加吸引力。教育焦虑很自然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储朝晖认为,职业教育在办学质量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要想实现职业教育成为学生和家長自觉自愿的选择,职业教育还当自强。

## 风向标

# 比医术 看仁心

## 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决赛侧记

中国青年报 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人民英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在赛场边为这些年轻的后辈喝彩。这位多次在危难时刻挂帅出征的老将期待,通过一次次真刀真枪的大赛,为国家锤炼出一支能打胜仗的医学人才队伍,关键时刻能够冲得上,上去以后能够战斗,能给病人最好的救治。

### 站在岸上学不会游泳

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生韩欣怡在发热门诊接诊的病人正在发烧,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在韩欣怡的询问下,病人不断继续说明了自己的状况:发热伴随着浑身关节疼痛的症状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去医院输过液但体温一直居高不下。经询问得知,该病人还患有心脏病。

尽管规定接诊的时间紧迫,但韩欣怡依旧耐心地与患者沟通病情,期间不时安慰其情绪,随后迅速下达医嘱。随后她还辅助另一位医生完成了开腹手术的止血程序。



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全国总决赛现场。 刘东岳/摄

突出真刀真枪地临床实战,正是这次大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参赛选手全部是即将毕业的医学生,这意味着,大赛也是对我国医学教育培养出的新一届医学生的毕业大考。

医学教育一头连着教育强国建设,一头连着健康中国建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正所谓“站在岸上学不会游泳”,医学生必须通过大量的临床实战,才能提高临床诊治能力和技术技能。

针对医学人才培养的关键实战问题,此次大赛的赛题全部选自临床实际案例,赛题模拟真实临床场景,还原实际防控救治过程。对参赛选手而言,摆在面前的是活生生的病人,而不仅仅是题库上白纸黑字的考题。

全面考察医学生的职业素养、临床思维、医学技术技能和团队合作能力等各方面综合素质。大赛总裁判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王维民告诉记者,对医者而言,理论和实践能力都很重要,还要会跟患者打交道,在跟不同人打交道时要运用不同方式,在不同语境下,与人交流的语气、语调都要体现出人文关怀。

张伯礼也强调了实践、实训教学模式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医学院提高医学生质量的重要一环。他表示,要让医学生在去医院之前,在实习期间就要对基本的操作技能做到应知应会,即基本的操作技能全部合格、达标,得到一张“准医生”证书后,才能到院持证上岗。

### 医学教育要融入不同学科的交叉

置身于模拟中医方舱医院之中,面对痛苦的病人,天津中医药大学学生张允芝分明感受到武汉战役时的紧迫感。桌上摆放着80味不同种类的中药,有些是平时并不常见的。

分辨这些中药对张允芝来说并不困难,此前她和队友已经备战了半年多,而学校从大二二年级开始就为学生安排了实训课程。这一次,她和队友在半个小时内分工协作完成包括辨证论治并给药、针灸、拔罐、推拿等8项任务。在中西医会诊环节,一位从未见过的选手加入了她们,与她们一起商讨治疗方案。

显然这样的赛题设置源于临床的实际需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说,较之以往,本届大赛从原来单一的临床医学专业扩展到临床、中医、预防、护理4个专业。立足“大国计、大民生、大科学、大专业”的定位,全面考察医学生职业素养、临床思维和技术技能。

这是医学教育改革的全新定位。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不久,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针对我国医学教育存在人才培养结构亟需优化、培养质量亟待提高、医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提出要培养少而精、高层次、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人才,建立“医学+X”多学科交叉融合平台和机制。

据此,已经开展了10年的中国大学生医学技能大赛的赛事结构也进行了大幅调整,设置了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中医学专业、预防医学专业、护理学专业五条赛道,充分体现中西并重、医护同行和医防结合的办赛目标。吴岩表示,要将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打造成为我国医学教育改革创新的最靓丽名片和检验我国医学人才培养成效的最高舞台。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副院长田露注意到,为了让中医参赛选手的评分更加科学、全面,大赛不仅采用了经过培训的标准化病人,还启用了机器裁判。选手在按摩推拿中使用手法的力度、频率都会在机器上呈现出一个曲线图,结果都将汇总至总成绩中。

赛场上,来自不同专业的选手随机编队,共同完成救治任务。这些来自不同专业的未来医护精英,也在一次次合作和切磋中,彼此学习、相互了解。王维民表示,此次疫情突显出我国医学交叉学科和

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建议高校在医学本科生教育中就融入不同学科交叉的内容,在打好基础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团队协作意识,这将为他们今后继续学习以及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 任何时候都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大赛引领着医学教育改革的风向。天津医大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王增光作为指导教师,连续8年带领学生参赛,现在不光考察这个操作是否能做到位,更要结合真实病例的实际情况来看,强调临床思维的培养,更是凸显以病人为中心的思想。

同样作为多年大赛的指导教师田露也能感受到,风向的改变从赛场已经吹到了课堂。原来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医学模拟教育为特色的教育方式,更突出以人为本。

大赛比的是医术,更是仁心。作为一名医生,最看重的是医德。行医几十年的经历,让张伯礼非常清楚,医德二字说来简单,关键要体现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中。任何时候都要将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给病人最好的医疗照护,才是称职的医生。张伯礼说,医学教育的根本是立德树人,医学生要树立一切以病人为中心,将病人的利益最大化的思想。

本届大赛的裁判员队伍全部都由临床一线专家组成,他们中很多是奔赴武汉和在全国各地一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优秀医务工作者,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医德深受广大医学生们而言,本身就是一堂思政大课。第二届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张晶,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临床医生,她坦言,挽救的生命和对医学矢志不渝的热爱是自己送给临床技能竞赛最好的礼物。护士陈露在2019年参加护理本科生临床综合技能邀请赛并荣获一等奖,在她看来,大赛给自己上了人生的重要一课,教会自己如何面对生命,如何懂责任、讲人文、守真心。

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表示,希望广大医学生努力成为医德高尚的济世者、医术精湛的攀登者和人民健康的守护者,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仁心仁术,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中国青年报 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磊 通讯员 刘创辉

盾构机驾驶员景伟的一天,是从走向位于地下纵深距离50多米的操作室开始的。

每天7时前,他就坐在不足3平米的操作室,开始12小时的工作。

日前,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来到中铁四局四公司盾构分公司合肥地铁5号线盾构工区,沿着临时搭建的走道板穿越隧道,见到正在驾驶盾构机的景伟。

检查完毕,坐标已经输入,周围安全,可以推进了!驾驶室里,景伟依次按下桌上的绿色按钮,调整刀盘转速、正反转角度和扭矩。

离地面垂直距离20米的幽深隧道内,他驾驶的“黄八号”盾构机轰鸣着,以50毫米每分钟的速度向前推进。盾构机是一个复杂且庞大的机械系统,包含刀盘、拼装机、输送机子系统,可实现开挖切削掘削土体、输送渣土、拼装隧道衬砌等功能,多应用于地铁、铁路建设项目。

盾构机在隧道里掘进,就像一只钢铁蚯蚓。其前方的刀盘不停转动,将挡在前方的泥土削落。刀盘上的喷口吐出土体改良剂,将硬土壤“软化”,方便切削。

景伟眼前的操作台上,是密密麻麻的红色、绿色按钮和旋钮,在上方的4块大屏幕上,各种数值、坐标、曲线、图形清晰呈现。根据隧道设计轴线,景伟要随时调整盾构机前进的姿态。

姿态就相当于盾构机的眼睛,盾构机方向就会跑偏。只见景伟扭转操作台右侧的旋钮,分别控制盾构机四周16组油缸的压力。给油如果不准,机头前行时往往会一个方向偏移,必须要保持均衡、平稳。

5月27日,景伟驾驶盾构机平稳穿过作业一级风险源——合肥屯立立交桥的地下位置。其主要难点在于,行进时不破坏地上8个桥桩的稳定性。

我们紧紧盯着屏幕,几个同事一起作战,严格控制盾构机掘进参数。景伟回忆,最让人紧张的莫过于从主桥17桥墩右侧下方穿越,盾构机刀盘对土体的扰动,以及土压或高低都会导致周围土体变形,造成安全隐患。

最终,景伟凭借扎实的技术,全程控制好土压和姿态,调整好刀盘的贯入度和扭矩,减小土体的浮动,保证盾体与桥桩之间的距离适中,将桥桩的沉降量控制在2毫米以内。头顶上就是高楼大厦和立交桥,难度和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其实,25岁的景伟已有7年工龄。

2014年,他来到中铁四局实习,学习盾构机修理和驾驶。

2015年,他从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正式开启职业生涯。

刚开始驾驶室,调整姿态是个大难题。下班以后,景伟总是不愿回去,留在操控室,看另一个班次的同事怎么操作,并查资料自学。

7年来,研究图纸、啃专业书、请教老师傅,两班倒成了景伟生活的常态,就连每次注入的土体改良剂的比例、剂量,他都会反复琢磨。

这项工作的确熬人,夏天,操控室温度能达到40多摄氏度,靠着冰块降温。景伟说,自己在下班间隙,才和远在西西的家人打一会视频电话,但从来不提工作的环境和内容。

盾构机涉及机械、力学、电气、测量等多门学科、技术。盾构分公司技术负责人王仕成介绍,优秀的盾构机驾驶员往往具备综合技能,除了会开机器,还要懂渣土改良知识,把控扭矩、推力等参数,更要懂得施工队伍的管理。

盾构机每前进一段距离,有工人在后面跟着注浆,还有人在一旁给隧道“贴墙皮”。盾构机驾驶员还要检查施工工序,防止地表沉降。王仕成说,有时遇到地下水层多、土压数值降得快等突发情况,驾驶员要迅速拿解决方案并指挥,扮演多工种协同作业时的“中枢大脑”角色。

目前,盾构分公司项目有8位盾构机驾驶员,都是90后。年纪最大的29岁,最小的22岁。

景伟说,每当下班以后,自己走上地面,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再回头看幽深的隧道,总有一种成就感涌上心头。



扫一扫 看视频